



浮生半日 ■缘何

## 岁月悠悠

## 借墨水

■宋振东文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,我在农村老家读书时,同学之间经常相互借墨水。

所谓借墨水,是我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学生与学生之间常见的一种行为,当使用钢笔书写作业,若自己钢笔里的墨水用完了,写不出字来时,应急之法便是向其他同学借用墨水,以继续书写。

具体的操作方法是,拧开笔管,将有墨水同学的钢笔笔尖对准无墨水同学的钢笔笔尖,通过挤压有墨水的钢笔笔囊,让墨水一滴一滴地滴入无墨水的钢笔中。一般情况下就借两三滴,且都是相互帮助,不需要偿还。

借墨水不仅是物质上的互帮互助,更是同学之间情谊的体现,关乎人与人之间的纯真情感。

那时,农村老家的生活条件不是很好,几乎年年有自然灾害,不是淹就是旱,学生很少有钱购买学习用品,低年级的学生都是用铅笔写字,到了四五年级和初中,家庭条件稍好的才买圆珠笔和钢笔用。

那时,一般都是用蓝黑墨水、纯蓝墨水书写。

蓝黑墨水又称鞣酸铁墨水,是由变黑持久不褪成份、色素成份、稳定剂、抗蚀剂、润湿剂和防

腐剂等组成。蓝黑墨水比较“浓稠”容易“糊笔尖”,加上那时的冬天特别冷,有的墨水质量也不是很过关,钢笔一两天不用就会“糊”得不下水,所以同学们很少用此墨。

纯蓝墨水,是一种深蓝色水溶液,书写后字体的色泽为鲜艳的纯蓝色,但对酸稳定,遇碱会变质,属于有机染料墨水,虽色泽鲜艳,但字迹的牢性不如蓝黑墨水,容易褪色,故通常供自来水笔及蘸水笔之用,适合于一般书写,尤其是青年学生的笔记和作业,不适宜用来书写档案文件。

那时我和同学们用得最多的就是纯蓝墨水,只因纯蓝墨水书写流畅,不容易“糊笔尖”。

借墨水时,当然要选择同样颜色的墨水,蓝黑墨水和纯蓝墨水不能混用,否则字体颜色不一,影响美观。最主要的,如果不同墨水混到一起,有时还会起“化学”反应,形成结晶,同样“糊笔尖”。

遇到这种情况就得洗笔了。洗笔尖时,先打一盆清水备用,把笔头拧下来,放到清水盆里,用手反复挤压笔囊,把墨囊和笔尖里的杂质冲出来,洗净晾干后,钢笔墨囊里再重新吸上墨水,就会书写流畅如新。

如今,几十年过去了,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,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,铅笔、中性笔、钢笔、圆珠笔等等,各种各样的笔应有尽有,借墨水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。但那时人与人之间的纯真情感,历久弥香!

## 诗抒胸臆

## 送远行友人

■冯诗齐

雨燕识旧巢,  
男儿志远方。  
人生几甲子?  
岂甘守茧房。

休提凌云志,  
已非少年郎。  
身如转蓬草,  
心安即吾乡!

## 调笑令

■王养浩

看否,看否,  
碧湖秋水悠悠。  
金桂绽放枝头,  
秋阳洒满芳洲。  
芳洲,芳洲,笑指  
一群白首。

文苑投稿邮箱:

zfk@yptimes.cn, 欢迎投稿

## 世相百态

## 儿时的街机

■王奇云文

当今,电子游戏产业快速发展,从游戏到竞技,从业余到职业,人们对电子游戏的看法有了很大的转变,不再是“玩物丧志”的游戏,而是能够“为国争光”的竞技运动。中国也从游戏大国变成了游戏强国,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游戏走上了国际舞台,深受全球玩家的喜爱。

一提到电子游戏,现在的小朋友最先想到的肯定是手机游戏、电脑游

戏、主机游戏。但对于大多数的80后来说,最初接触到的电子游戏应该就是街机。我住在杨浦区的定海路街道,90年代最有名的街机房就是“定海剧场”和“定海录像室”,那时花1块钱可以买3个游戏币,3块钱可以买10个,游戏币通常是铜色的。如果是“老顾客”,老板也会多给几个币。有些高手花1块钱就能在里面泡个半天。

我第一次接触到街机是在小学的时候,在家门口和邻居哥哥玩耍

时,总能听到他们讨论街机,讨论最多的就是当时最火的“街霸”,他们会比较哪个角色更厉害,比如“警察”、“长脚螺丝”、“小次郎”、“麦里斯古”等等,讲到兴起时还会互相比划游戏中角色的技能。每次他们一讨论,我就听得津津有味,同时也充满了好奇:街机是什么样的?街霸是什么样的?这些角色又是什么样的?

记不清第一次踏进定海剧场是什么时候了,但对街霸、三国志、名将等游戏还是印象深刻,这几个热门游戏往往都要排队才能玩上,三国志可以3人同时玩,名将可以4人同时玩,每次轮到咱们时,别提有多兴奋了。大家边玩边交流技巧,虽

然我们的技术都很菜,但丝毫不影响我们的兴致,始终相信下次会比这次玩得更好。

定海剧场门口有个卖钢钎羊肉串的摊贩,小朋友是无法抵抗那香味的,我们打完游戏总会去买几串解解馋,一边吃着羊肉串,一边回味着刚才的游戏过程。

说来也奇怪,那个时候的互联网还未普及,也没有太多信息渠道,但几乎所有玩游戏的小伙伴都知道游戏秘籍和游戏角色的招式,大家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,把这些变成了人尽皆知的秘密。

绝大多数的朋友都是瞒着家长偷偷去街机房的,所以经常会看到家长到街机房去突击检查,有小

朋友玩到一半被拽着耳朵带出去的,更有甚者直接现场挨一顿“竹笋烤肉”的。即使这样,下次依然能看到这些小朋友在街机房继续出现。

到了初中和高中,定海剧场和定海录像室都拆了,那时就和同学一起转战到了“小世界”街机房。

到了大学时,还会跟同学一起从共和新路广中路坐公交253路到卢工(卢湾区工人文化宫)玩街机。当时家中的电脑也有了街机模拟器,可以玩到绝大多数的街机游戏,但玩的时候总觉得少了点什么,也有能力买更多的游戏币了,但童年的快乐似乎少了。街机终于成为了我们这代人的童年回忆。

## 杨浦记忆

## 复兴岛上养蜂人

■王坚忍文

近来,复兴岛南部滨江船台公园(原中华造船厂)开园,夜间上空无人机的光影秀璀璨夺目,神秘的复兴岛一下子火出圈了。

复兴岛是上海市区唯一的黄浦江上小岛,只有一条贯穿南北的主干道共青路,长1820米。我曾在岛上当过24年的岛民,前12年在出海渔船捕鱼,后12年在陆地部门工作。令我至今难忘的,是一位来自北方的陌生的养蜂人。

复兴岛北部集中了三家渔业企业:渔业公司、鱼品厂和渔轮厂。渔业公司与鱼品厂共用共青路486号大门,东侧渔业公司拥有1200米黄浦江岸线,设22个浮码头可停120艘渔船;西侧鱼品厂沿1200米运河岸线分布,50米宽的运河东岸时有小艇靠岸,运来捕获的凤尾鱼,运走加工的鱼罐头,西岸是共青路483弄139户居民的生

活区。

渔轮厂位于共青路430号,与渔业公司以铁丝网相隔,拥有600米黄浦江岸线,南邻复兴岛公园。傍晚时分,运河倒映着厂区稀疏的路灯与民居密集的灯火分外幽静。

三家企业占地595亩,树木茂盛,尤其是渔业公司总务科,有一个姹紫嫣红品种众多的大花房,用于公司迎宾室接待外宾摆放的,嗅觉灵敏的蜜蜂时常闻香翩翩而来。如果说复兴岛公园是蜜蜂采蜜的主区,那么三家企业是蜜蜂采蜜的次区。

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,复兴岛北部仲春季节,总有一个养蜂人,带着数百箱蜂箱与帐篷,驻扎在复兴岛北部宽18米的共青路东西两侧的马路街沿。东侧避开渔轮厂正门口,从北向南到复兴岛公园为止,共700多米,有间距地安放蜂箱;西侧避开77路公共汽车复兴岛站的终点站与调度室——77路是唯一的

从东西向的杨树浦路拐弯、穿越南北向的定海路桥进入复兴岛的一条交通线——同样安置蜂箱一字型排开,一直到复兴岛公园对面的物资仓库终结。两侧蜂箱的后边,均有两排树,前一排香樟树,树冠郁郁葱葱斜逸浓荫匝地,像慈祥的老翁为蜂箱遮风挡雨;后一排水杉树,树干挺拔树冠葱绿如伞插天,像是卫兵守护蜂箱安然无恙。

上世纪70年代末,我还在渔船上工作。春天出海返航归来在终点站坐77路回家,在车窗外看到出巢的蜜蜂漫天飞舞,嗡嗡地拥进复兴岛公园。记得小学时老师讲过,蜜蜂应该选择远离城市的农村或林区,场地开阔,要有丰富的蜜源和干净的水源。怎么来到上海市区里了?甚是不解。

但往深里想,岛北三家单位污染少,尤其鱼品厂生产鱼罐头鱼肝油等食品药品,环境清洁。复兴岛北部渔业公司渔船集中出海的半个月里,相对安静。渔轮厂以修船为主,也没有大动静。较之岛外的车如流水马如龙、人群熙熙攘攘、工厂鳞次栉比烟囱林立的杨树浦路,堪称“都市里的村庄”,而且从渔轮厂正门到复兴岛公园

及其对面安置蜂箱,场地颇为开阔,一般不会蛰到人。蜜源与水源,复兴岛公园应该也不缺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,调上岸当工人,早、中班轮换。仲春季节,我上早班坐77路,看见那个30多岁、面相淳朴的养蜂人,已经一一掀开蜂箱放蜂出巢,一群又一群的蜜蜂,犹如一团又一团的金色云朵,漂移进复兴岛公园。

一次我早班下班后,兴致突发,不坐车走一站路,买一张5分钱门票,踱进复兴岛公园。它占地138亩,不算小,因为孤悬市区,游客稀少。“孤独的公园”幽美静谧,夹道两排樱花树,花繁叶茂的树枝连着树枝,形成一条绚烂的樱花走廊,红的明艳如霞,白的晶莹似雪,成千上万头蜜蜂,穿梭于花丛间辛勤采蜜。还有硕大的白玉兰、攀援的紫藤花,深红的碧桃花,也是不错的蜜源。公园当中的心字湖,湖水明亮清澈,是较好的水源。

这就是复兴岛的神秘,它位于中心城区,却没有稠密的民居住宅、联排伸展的工业厂区,然而通过一水之隔的定海桥,又从北面吹进来工业风与烟火气,蕴含满满的城市气息。养蜂人真会选地方啊。

换中班,10点下班乘车过去时,窥见马路边养蜂人的帐篷微开,地上搁一盏马灯,煤油炉上一把小水壶,蓝色的火苗舔着壶底正在烧水,他的一只手举着小巧的半导体收音机,贴在耳朵上,我猜在听天气预报,是晴还是雨?倘若下雨就不能放蜂了,但给人更多的感觉是一种野外露营的浪漫气息。

不久后的一天,又看到养蜂人背着一个包裹,提着一个煤油筒,出现在77路终点站后面的一家家林立的商店前,先在食品店买面包,又在菜场买青菜,再在酱园店零拷煤油等,晓得他要补充给养了。

听他与店员说话的口音是北方的。之后不到一个月,他与他的蜂箱、帐篷都杳然无踪。大概是向北走了,那儿的花期比江南晚一些。

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,也不知道何因,养蜂人消失再也不来了。最近,听了专治上海史的学者熊月之的专题讲座,说复兴岛中华造船厂、上海鱼品厂、上海渔轮厂三个工业遗存,为“上海近代工业的历史缩影”,顿时又勾起我对当年复兴岛层层回忆的涟漪。